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柳河東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10009816016603

柳河東集選本序

唐之知柳州者莫若昌黎。次則劉賓客。又次則皇甫持正。其餘諸人咸哀傷其淪謫。甚有忌其才高。樂其抑塞而死者。宋景文爲唐書。尤曲爲之解。平心而論。王叔文之獄。尙有可白之處。特以成敗論人。則叔文之獄。萬古無反案矣。吾獨韙宋人嚴氏有翼之言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引用。禹錫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黨人遂無復見雪矣。諒哉言乎。憲宗令辟元和治朝。韋臯有重

名。斥子厚爲黨人。孰敢爲之伸辯。蓋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矧明天子所示罰。又將何力以爭。故柳州雖予許孟容書。剖心泣血。孟容亦僅能徒呼負負而已。昌黎心知其枉。盛推子厚之爲人。及其爲文。一涉叔文事。但如輕煙澹雲。一瞥卽逝。不着重筆。嗚呼。以昌黎之力。尙不能救子厚。又何能自振於唐世耶。願君子之論人。當歸平允。但舉子厚以柳易播一事。何殊羊左所爲。天下烏有小人而能行君子之義。且能爲君子之文者耶。余生平心醉者韓柳歐三家。而於柳之遊記。顛倒尤深。乃苦無善本。如增廣註釋音辯柳集四十三卷。及五百家註音辨柳先生文集。咸不可得。僅有亡友李佛客所遺濟美堂柳集。而中多謬舛之處。不一而足。凡有可疑。遂不敢錄。僅得此區區者輯以問世。若買積還珠之誚。吾固受之無敢曉辯者也。壬戌九月一日林紓序

柳河東集選本目錄

懲咎賦

夢歸賦

囚山賦

弔萇弘文

弔屈原文

封建論

六逆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道州文宣王廟碑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鑿禪師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湘源二妃廟碑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故御史周君碣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

史鄧君墓誌銘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鶴說

捕蛇者說

說車贈楊誨之

謫龍說

熊說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蝮蠖傳

宥蝮蛇文

僧王孫文

霹靂琴贊引

三戒

鞭賈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送崔羣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從兄僞罷選歸江淮詩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澥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愚溪詩序

序飲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方及師序

送僧浩初序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鐵爐步志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鉞潭記

鈞鉞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顧十郎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友人論爲文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河東集選本

懲咎賦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繁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譎。旣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磨廳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汙汙。飄風擊

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遛。日靈暄以昧幽兮。黜雲涌而上屯。暮屑宰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轡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縻焚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死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繫而軼軻。曩余志之脩塞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旣多。苟余齒之有德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余恆謂屈原之騷谷風也。理直詞壯。卽有複疊之語。亦猶善哭其夫之人。雖瑣細不已。咸有條理。在內柳州之騷氓也。失身鄙人情罪。皆實然。初志原不如是。怨天怨人。皆無著。但有怨已而已。其罪當誅。而其情可諒也。此賦入手以觀古怪。今爲詞所志。不小。至余志有獲。則博得顯仕時矣。愚者果於自用。指叔文也。天地否隔。則順宗不豫。憲宗監國時矣。南適者初貶。

邵州也。重仍禍譴者，再貶永州也。以下均敘南遷之風物，直逼涉江至進路，劃絕伏匿不果。均是自怨自艾之詞。至於余齒有懲，句哀極矣。悲中帶怨，與屈原之騷小同，而大異。學者能辨谷風與氓，便知騷與柳州之異矣。

夢歸賦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於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遠。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惛翳而愈微。歛騰踊而上浮兮，俄澁澆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顯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余以往路兮，馭僂僂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繼繼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瀰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颺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滯汨兮，進惛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忽崩齋以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岵岵以巖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軼。類曠黃之黝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儼兮，心回互以壅塞。鐘鼓惶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罽罽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

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
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
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夢歸者決無歸日。但歸夢迷離中。略見故鄉耳。一開口用一惟字。便沈痛不見星辰。不見水
陸。是夢中之道路。心在西北。似亦有人鉢以西北之歸路。鉢音述導也。以下均夢境所歷。在
崩齋上下中。見故鄉矣。一切均在模糊之中。忽爲鐘鼓驚醒。自覺此身仍在囚中。桎梏被體。
從愉快中又覺失意。於是強自寬解。用仲尼居夷語。自鎮到底。終是羈旅之人。因有首邱之
思。還他一箇歸字。極虛無之題目。卻做得有聲有色。

囚山賦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迴合。仰伏以離烈兮。若重墉之相襲。爭生角逐。上軼旁出
兮。其下坼裂而爲壕。欣下頽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雨而漬厚土兮。蒸鬱勃其腥臊。陽不
舒以擁隔兮。羣陰沔而爲曹。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攢林麓以爲叢棘兮。虎豹咆嘯。代
狸牢之吠。嗥胡井。智以管視兮。窮坎險其焉逃。願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兕。吾爲桎

兮。匪豕吾爲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此賦與公山遊各記大忤公記山水則極其幽緬。蔚然有囚山之作。則所作之遊記皆棄紙耳。按公此賦在元和九年。憲宗在上朝野肅然。公甚思歸朝。故覺山居爲可厭。觀末二語。聖理賢進。則一身之淪落。不能不感傷也。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驅以抑。嵩高坼侈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但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蒼葺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鷲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夔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覺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始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

飛精兮。飄靡而殄絕。竭馮雲以孤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澗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暇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余忠甫。

此文應分爲四段。有周之羸兮至大夫之羞爲一段。河渭潰溢至病百伸一爲一段。挺寡校衆至凝冰自慄爲一段。圖始慮末至敬余忠甫爲一段。第一段傷萋弘之不遇時也。第二段敘萋弘之躬遭橫禍也。第三段專敘萋弘之忠悃。第四段爲結論。造語奇麗而音節復悲梗。動人。宋玉不能過也。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擊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願懷兮。冀陳詞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咿嘯兮。孤雄東喙。哇咬環觀兮。蒙耳六呂。墓塚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

若繡黼。機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鞞慙兮。美逾西施。謂謔言之怪誕兮。反寘填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惴惴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娉辭之矚眈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萃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此文頗爲世非笑。晷無咎謂子厚之弔屈原。殆困而知悔其詞慙矣。但論其文亦不如賈誼之發自惴惴。姑存其篇可也。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

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誦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

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

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據古驗今可以追逐賈生之後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

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尙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瑨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甄曉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具絕世聰明。乃能發此議論。謂之是可。謂之非。亦可。卽莊子所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也。顧莊子以玄同之道。置是非於不講。柳子則能以讀書有得。辨理之是非。定其是非。所以不失爲儒者之言。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

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防微杜漸之言卻說得極鄭重

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

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虛心積慮。以衝讎人之冒。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已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

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誅其可旌旌其可誅二語已破的以下徵引均屬注脚然文之嚴正明徹得未曾有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若何。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軼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不是史論直是解經凡得經意之言較論史爲尤難

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考據精審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尙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

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惕然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闕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罇俎旂章。粢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頰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警。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皆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

侯申能修頌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難。侔於蜀。盍銘茲德。以告於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於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頌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於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歆。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喲喲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治體。莫不充盈。歸懽於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於魯風。祇以詠歌。公錫於天。眉壽來加。公賚於王。休命是荷。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酌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頌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既崇夫子卽以十哲配饗亦無不可必黜去九賢事近專斷此時薛伯高有盛名且爲夫子立廟徵文於子厚子厚不應其求則已應則不能駁斥也其斥去九賢專以顏氏配饗文中但述薛氏之言並不加稱譽卽銘詞亦未道及而後儒既咎薛伯高復波及子厚過矣銘詞

整貴古茂似大雅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踊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滌流。莫克返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遠摩讖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

人畏無疆。允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揖於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枉溪之曹。厯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護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諫。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泊扶風公所履。感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碑爲大鑒而歸功馬總。寫大鑒所學以性善爲主。亦不大悖於儒者之道。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肖無終。承於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壩。惠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

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不越闔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葬於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斂。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子厚深入佛海。不爲詭辭之言。讀之落落大方也。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於州刺史中

承。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史。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均節委積。咸執牘聿。至於祠下。稽度既備。備役惟時。斬木於上游。陶埴於水涯。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於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闇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於茲川。古有常典。毆賊戾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大刑。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沉牲受告。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泐。神位湘澚。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怪既禱。椒馨爰糝。胤於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炖於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襲。邑令羣吏。告於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於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間。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濟濟。湘水如舞。將子無譴。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典重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閭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相丐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輔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墮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醜腆酒。斥逐郊途。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字亢宗。家於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於周行。爲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篑基仁。德克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方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倣。匪公之軌。

人用奚蹈。羸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榷撻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耀者既肥。榮如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於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於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闕。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埴街盈衢。遠送於南。望慕脚謝。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語極醇和。與淮西略異。能事固無不可。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乘觚牘。焦思慮。以爲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營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

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轄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尙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饜。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所謂五家者。餘二家鄒氏夾氏耳。有錄無書。至啖助趙匡二家。亟爲朱竹垞所稱。而柳州治春秋極心折文通。故文中稱許不遺餘力。文極平質。是柳州之變調。

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

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周君子諒也。所謂諂諛至相位。牛仙客也得死。墀下者。開元二十五年。子諒彈牛仙客。上怒。

命擗於殿庭。絕而復蘇。杖之流。濃州卒於藍田。公爲立碣。當是柳州人文極嚴整。可誦。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極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

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誅。以志其行。其辭曰。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棊。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宜於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於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離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賤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紕遯伊肅。諂諛具畏。遷理於道。民服休嘉。恩疎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閣。而撫於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篴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旣字其畜。亦藝其麻。馨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旣成。王用興嗟。陟於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

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於鄰。今我興仁。化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恆是懸罄。逮茲易簀。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望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噉噉。雷動風驟。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尙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和叔治春秋師陸質文章師梁肅柳州友也誅中遷理於道由劾奏李吉甫交通術士無驗
貶道州也陟於嶽濱者自道州遷衡州也唐書稱溫治二州有善狀卒年四十柳州身在貶
所同病相憐故言之哀痛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曆誌

年月日。尙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於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於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脈視病。今余肝伏以瀹。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

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於人。以謫徙醜地上。上之得罪於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脈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弟聞於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其子。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國人文集。未就有謀略。尙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糶糶。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爲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爲邠寧節度掌書記。泚溼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爲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於上。召以爲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爲尙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

離慙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讎禁書。贊推穀。觀靈龜。獲貞卜。徒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污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興大福。吏尙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躡。身則辱。烏江垂。九疑籠。仍禍凶。遭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僂。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同爲僂人故言之哀痛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連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信謹之跡。彰於所蒞。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劍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劍南。則亭擬閔實。以循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於中。於湖南。則外接屬城。內專平準。蒞邕。人錫石之地。參臯氏鼓鑄之功。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人無怨譖。以苦役。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

理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夷俗敬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加奏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虜茸之下直道有立獷悍之內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獵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練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贊曰某贊十三年矣哀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爲江西再以君爲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曼姓之裔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平其狴狂巡視南楚總茲條貫貿遷化居貨殖攸贊改煎鎔範貢輸增算旣飭財賦亦新傳館去牧荒陬肅其聽斷放數以息暴戾斯道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葬茲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興歎

文肅穆似東漢末作手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楨。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儼。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恆得以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遞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自堂下。著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爲佐。離紛朶。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途。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孳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葦歲畢具。刺金州。決高強隄。去人水禍。渚菱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晏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揚言恐喝。以煩喪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聞。御史按草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痞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繡。謠舞擊粵。織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摺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

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於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示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於墓左。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讎書宮闈。佐職於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於柱下。郎於會司。徵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於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潏。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聞民。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於都。百務敝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殞枉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禱。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於道之周。

封叔曾著豐崇二陵典禮亦一時淵博之彥子厚碣其墓又爲至戚故文極典重無遺纖細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

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謂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藹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緇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郟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劑也。挈之信也。藹之有朱其絨。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龜兆文似左傳事異文亦岸異

鶴說

有鶯曰鶴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

夕。是鵠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鬪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殼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一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遠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鴞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鵠其立趨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鵠者。吾願從之。毛耶。鬪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此文憤惋極矣。或謂子厚之爲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余則謂報恩之事。聽諸其人。曾文正之於章君。得其救命之恩。終身未嘗報也。讀銅官感舊詩。足知之矣。子厚至云。孰若鵠者。吾願從之。則自願淪身於禽類。過激之談。令人欲笑。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腕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通篇兩用存字以捕蛇存形衆人之皆死也而吾蛇存見眼前可以不死也存亡乃係諸一蛇則唐之苛政可知形容盡致不惟論正亦關筆妙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倅。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穀以載。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輻以蔽內。垂綏而收。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遠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輶。卻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輶高以遠乎污。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

詩之言曰。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頽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此篇純用短接之筆。一步緊似一步。似學考工記實則進止有法。正喻夾寫。無語不雋。無句不峭。極行文之能事。自是柳州本色之文。不關摹仿而得。

謫龍說

扶風馬儒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暉然。被緞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頽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儂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造語談奇重在非其類而狎其謔雖寓言意甚顯露

熊說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熊。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熊。虎亦亡去。熊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熊之食也。

不善內而恃外千古名言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

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柳州抑鬱無聊借宋清以詈人耳意亦平平無奇讀者須觀其下字之古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瘿。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

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駟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繼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

文本寓言然就橐駝所述處大意已盡其下闡明本意特餘波耳

董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觀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以爲己利。

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童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文狀小物難狀。小兒尤難。此文寫區寄。頗上添毫。非熟於漢書。烏能於纖細中見奇崛。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藝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

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踞。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齋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傳梓人是設言以製題以下論相是注脚凡五用猶字節節發明以上之所論文極分明鄭重末段一結尤見良相之身分體格極純正可味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卽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

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

李赤事齷齪卑穢極矣。何足傳傳。在傳末數言。蓋斥是非。取與向背之不明也。吾竊謂叔文

廁鬼也。柳州李赤也。旣已落廁。悔無及矣。哀哉。

蝨蠖傳

蝨蠖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吾讀此文感憤無已。今之武人其去蝮蠍幾何也。蝮蠍之貪亡其身已矣。武人之貪至腹吸天下精髓使之枯槁而仍不知止。必與天下同盡。然後快。乃有及身而斲者。如某某藩鎮是也。願蹟者自蹟而取者自取。誰則去其負者。此中疑有天意欲使此輩自絕耳。

宥蝮蛇文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憐不得於人。則愈怒。反留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擊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卽汝。而汝卽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與不步。闔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惡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脅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螫。色混泥塗。其頸感惡。其腹次

且。囊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蟻。銜毒而趨。志斲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蠱爲蠱。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呿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小人苟自知爲小人之不終。必瀕於禍。亦未必不生悔悟。願乃終焉無悔。卽文中所謂緣形役性。不知自止也。不惟不知止。且自鳴其得意深。所不解。然文之曲狀小人之毒。螫匪微不至。良可誦也。

憎王孫文

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

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行行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喑喑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噉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訖敲投注。竊取人食。皆實其噉。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齮猿。猿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惜。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惜。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號穹曼。王孫兮。甚可惜。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逐兮。君子遠。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惜。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王孫固類小人子厚言之亦肖人所不敢信者正以叔文足爲子厚之累耳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有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磔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旣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贊佳而引尤佳。觀其用三疊筆。毫不着力。而人不能及也。

三戒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

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麀麀稍大。忘己之麀也。以爲犬良吾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麀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麀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彘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

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撒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梟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臨江之麋用以爲二字黔之驢用以爲二處言以爲者證其愚也。永某氏之鼠末句用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味之淵永無與倫比。

鞭賈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黝然若揮虜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買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隄。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隄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於朝。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

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子厚好以小物狀人。難在行文。均有古色。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檣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寫

顯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然動其喙。彼亦甚勞矣乎。

有所拘者有所縱。深得文家之作用。真一語破的。

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隲。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炳其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

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天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後。

楊評事凌楊憑弟也。其文不多見。文推陳拾遺。但曰稱是選而不作。蓋初唐時得著述。比與二者之具體而已。於文貞曲江。且多微詞。則柳州之自命。可知其稱評事。亦但曰具體。殆以元兄之故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穎。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

其爲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諫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於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於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此等文近酬應之作。然蔚然可觀。能稱求者之意。亦難矣。

送崔羣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至和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時。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爲之序。余於崔君。

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敝於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杓直李建也。安平韓泰也。以和正分貼二人語極近道。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此說卽今日所謂公僕也。柳州視守土爲民之傭。近人視君一國者爲民之僕。爲說雖創而實至。確子厚聰明早有見乎此。故言之精確。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釣喙甚直。懷有美餌。而缺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之知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諛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譽。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鈎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適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昌黎贈人失意之序多用吞吐之筆以己身屢困於有司也柳州早達故不詳其中艱苦但以奮勉之詞出之語甚方重

送從兄僞罷選歸江淮詩序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於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於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乏庾釜之畜。逼進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恆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閉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不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視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於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焉。

文以短折之筆行以勁氣無語不莊自是柳州本色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詞。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煖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見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

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通篇是借題爲懺悔之言。進其身不以苟得。是自承黨附。非人意足其家。不以非道原以稱謀。實是陪襯語。把名足招禍。看得絕重。其云防謀不幸者。是駕空語。以形己之不幸。皆爲名也。措詞至巧。然亦謫居後悟徹之言。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尙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爲尙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自吾爲僂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隆。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

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澗○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莊嚴若天神中間出入二喻足稱見道之言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難○抵○暴○梓○抑○無○告○。○以○呼○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於○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梁○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墻○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忙○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而○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尙○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圓○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

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

讓一少年。席豐履厚。而能顧恤孤寒。殊爲異事。子厚斷以中之積誠。之得真識。得其天然之美質。其下諄諄訓勉。無一語非有道之言。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潄然爲溪。其上多楓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澹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旣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鬪。夫豈趨起湘中。爲鷓鴣客耶。余旣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純用短折之筆。奇麗勁秀。非靡曼之比。末將座客推崇。跌落一身之悲。蹇言外皆挾哀音。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鑄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於溪石上。

安頓八愚錯落有致前半自認過咎後半自謂文章溪與人合一聯絡若出天然自關筆妙

序飲

買小丘。一口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泆。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瘡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袒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遯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遯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以極短峭之筆狀物態栩栩森動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結構極精嚴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明。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於他好事者。

嚴潔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性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嗜浮圖言柳州深入佛海故嗜之與浮圖遊柳州抑鬱無聊故樂與近別有懷抱遂與昌黎
異趣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垣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靡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櫟。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摭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旣碩其內。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堂屬戴氏而主人翁則楊憑也。美戴氏舍去楊憑不言。則喧賓奪主矣。看他極力推尊戴氏。而眼光全注楊憑之知人觀賢者之舉也。必以類八字從離世樂道下破空而來。筆力之突

兀昌黎不能過也。文筆似一軒一輦，然實處牽連映發，妙不可言。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而勢。無樽楹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壘。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微。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槩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柳州記山水以奇麗古雅之筆出美不勝收。若一一加圓則滿紙無隙地矣。今留其佳句聽讀者自行咀嚼。取其轉折埋伏叫應處加以圓點以清眉目。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將爲穹谷巖澗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獨之澗如。旣焚旣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達。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獨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以爲二千石楷法。

柳州之文能挺接挺接最不易觀他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三語在不須人爲之下出之似

力而甚自然其下造句奇麗是其本色贊無可贊收處無中生有語亦堂皇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問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藜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繇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列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澮溝。聯導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淳。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藪是野。眉虯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此篇佳句多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虜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召。雞豚糗餼。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蘩峯。瓊瑤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謫。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

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遊觀本足以廢吏事。入手先行疏解。意謂有吏能者可以不廢魚鳥山水之樂也。零陵荒曠。有山水奇特。處俗吏不之貴也。文不必盛推薛氏之行政。但說是否志出於是。及薛氏答之。以志則此文不爲苟作矣。寓實於虛。是作家能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買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也。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糲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吾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

不。以。惟。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乎。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復乳穴是連人輸誠於太守處拈一祥字駕馭通篇入後將祥字反覆騰挪圓轉如意能熟讀之自無蹇滯之弊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誰愛克順。旣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尙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髻童之隘。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以惡德而專世祀是討象之定讞。其下明教數語。堂皇正大。謂柳州爲不知道吾不信也。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阪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塹。壁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禩。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窮帝之息壤。以壅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吾亡友嚴幾道論此事。謂土中有惡氣。中人也。其說亦通柳州持正之論。尙復參以疑信。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

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翁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楮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隱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遽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滌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用曠與二義。形寺中物狀。合目揣之。情景躍然。體物之妙。可謂窮形盡相。末數語若歌若謠。讀之令人神往。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

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於石。

子厚於永柳二州之記皆屬闢榛莽去汙穢爲游觀之所諸篇皆然而結構異耳此篇因境悟禪參以佛理真深入佛海矣不知昌黎見之又當何言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尙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蓬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

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壙。開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龔上人焉。

開壁施窗。不過一泥水匠之力。有何可紀。一參以佛理。則洋洋大波起矣。收數語學莊子能肖其神骨。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餽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三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遂神於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闕之。廣大達。達橫術。北屬之江。告於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

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陸。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柳州素佞佛。然此記却說得堂皇有關係。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滸。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屋。本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鏹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猶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鏹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

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雖寓言却有道理在內。拈一冒字則以下文詞便張大矣。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灑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鰓。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鶴。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

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入手摹史記西南夷傳中間寫石狀曲繪無遺唯具此神筆方許作遊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遷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文中純是登高望遠情狀。景都在外。與山無涉。却盡收入西山記中。又是一種寫法。

鉅錡潭記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鈞。鐔。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嶮。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淥。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邱。者。非。茲。潭。也。歟。

寫水勢雖鄙道元注水經不能過也

鈞鐔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鐔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

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者日增千金而買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漁夫過而陋之。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深源克己。獨喜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相累而下角列而上熟讀之。可悟用字之法。文末仍寓遷謫之感。此古文人之所免。若在王陽明于清端則決不爲是言。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寫靜中物態皆躍躍欲動。其絃潭魚翕忽及水日映發。余在花陽中確見此狀。特寫不出耳。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鐻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燕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行舟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栲石楠檉櫛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蕪勃香氣。衝濤旋瀾。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舟行若窮。忽又無際。其景狀大似浙江之西溪。至大風動木。偃草爲極。難寫却颯颯森動。而又斌媚宜人。真寫生妙手。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冒蒲。被之。青蘚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

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鱖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蜀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此記無可措筆能曲折道出具見匠心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文中流若織文響若操琴吾鄉小雄山溪石潔如白玉水漫其上卽有此狀體物之工無可

倫比末數語似胎杜詩冥冥子規叫微徑不敢取意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樂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右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蝮得以爲蔽。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瞭闊瀟灑。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屬於北塘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遠溫風焉。陽室以遠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一亭之微。作爾許經營。足於文者。固無所不可也。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右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

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曲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楮。多篔簹之竹。多麋。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歲脩形。精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極意與酈道元水經注門其短峭而嚴潔過之

寄許京兆孟容書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八十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瘵癘爲也。忽捧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蹙艱艱。凡事壅隔。後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令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

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願訥無後。繼者。惇惇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鹽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鬻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

所能勝也。鄭詹東傳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渙。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移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乘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乃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慮。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子厚非小人。特少年躁進。不擇人而親。猝膺嚴譴。斗出不意。自以爲無罪。然罪狀昭然。萬無可逃。卽所遇非人。而致敬吞聲。不敢自辯。然萬人屏絕之中。忽得孟容書。自以爲有一線生機。又不敢公然乞援。入手敍宿心。本不願爲小人。願身近權要。則請託攀附者衆。萬萬不能

廢足而去一經蹉跌落井下石罪上加罪此子厚受虧處所以不能明言但有自咎而已以下陳情三事一爲嗣胤一爲兆域一爲藏書及薄田述其不得已之私情非敢妄求超等語極悽惻至引古人倖免處微近詞費其結穴處以嗣續爲言頗近情理然而孟容無能爲力也故士人進身以因不失親爲上子厚負絕代之才乃收局至此較之李白王維尙爲可原人惟能悔過終不失爲君子也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尙。而其忠誠者。是用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

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也。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闕攀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茲拂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

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尙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人古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聘高厲。與諸生磨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

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蠹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悞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敝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尙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意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

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是篇純以氣行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輒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隣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

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聽。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癢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啾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賀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通篇均引罪之言亦均牢騷之語所云萬罪橫生不知其端然其端卽在黨附叔文耳子厚

年未四十尙負盛氣一切似咸歸怨於人而責己者甚少唯摹寫時俗媚嫉之狀却無微不至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颺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瓌瓌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

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假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旣。宗元謹再拜。

在柳州出言幾於心血噴溢。然聽者終以爲無聊一失足。垂恨千古。人可不自慎哉。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又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

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年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

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讀順昌實錄。韓有史才。並有史德。人人知之。謂退之懼禍。何以諫佛骨。斥王庭湊禍。在頃刻而凜然不懼。豈懼鬼哉。士各有志。不能強而成之。然柳州此書侃侃。正直通達。了徹是朋友責善之道。實唐代有數文字。

與友人論爲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明。探其深蹟。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刊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臆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

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譏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微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願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此書貶賈文之意爲多。未嘗示人以爲文之法。仍是一腔牢騷。借此發洩耳。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

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諡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取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

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少尹榮。剛直士也。入見。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豬。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譏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培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棊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歷亭鄠。僕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媿媿。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

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郭晞之兵卽近日督軍之兵也。掎人於都市，奮擊人袒臂，徐去尤屬細事。至聚衆譁變，比戶劫掠而均，無罪主兵且調和之，直數見不鮮。然則今日藩鎮之惡，殆過於唐矣。至於焦令謩之取人田，余伯子宰長山，領其駐防之營長罪狀，乃甚於謩。伯子極力調和，涕泣爲民請命，無如何也。讀此文，令人生無窮感愴矣。

新唐書柳宗元傳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爽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壘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閒。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閒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

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居夷蠻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聽。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恍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聞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隊。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疇。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與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

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艱。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今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癩。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聖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歔歔慄慄。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遣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

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讓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澆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乘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冑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

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泐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尙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閔闕。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於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於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傲。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噉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吼。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

非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敍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祆淫羃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譎譎闕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爽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躄。俾東之泰山。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鐘。鑿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滂滌盪沃。蒸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晷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圻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抵於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於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好。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

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於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謁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爲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之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於郊廟。文之雅詩。祇告於德之休。帝曰。謹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刃莫畢屠。澤煥於靈。灑炎以滌。勃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粳。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於已。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於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鉉於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毘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吝。

作賦自微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絜誠之旣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靡兮。邀堯舜禹之爲。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謔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妒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罪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繫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譎。旣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麀麀之不息。淩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法。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遛。日蠶曠以昧幽兮。黜雲涌而上屯。暮屑率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浴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轡奔以紆委兮。東洶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纒禁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

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復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剗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繫而轆軻。曩余志之脩焉兮。今何爲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轡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峨峨。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致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值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己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逐。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新著 國語文學史

凌獨見編

一册九角

全書分七篇。首二篇論文學的性質及國語文學的關係。以下各篇。從唐虞起。至中華民國止。分爲四期。繁徵博引。共收詩詞一千二百餘首。材料豐富。得未曾有。爲中等學校最切用之教本。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506)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林氏選評 名家文集 柳河東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 林紆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